

新史记文丛

《散文选刊》选编

葛一敏 乔叶 主编

从这里到永恒

莫言	《会唱歌的墙》
梁实秋	《北平年景》
冯牧	《沿着澜沧江的激流》
三毛	《悲欢交织录》
陈忠实	《原下的日子》
孙犁	《菜花（外一篇）》
苏童	《河流的秘密》
迟子建	《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韩少功	《山居记》
赵玫	《从这里到永恒》



葛一敏 乔叶 主编

从这里到永恒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这里到永恒 / 葛一敏, 乔叶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5

(新史记文丛)

ISBN 978-7-5407-6499-9

I. ①从… II. ①葛… ②乔…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84039 号

从这里到永恒

主 编 葛一敏 乔 叶

选 编 《散文选刊》

责任编辑 庞俭克 付 妍

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499-9

定 价 3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视觉的盛宴

北平年景	梁实秋 (3)
沿着澜沧江的激流	冯 牧 (5)
天山景物记	碧 野 (10)
陶然亭	张恨水 (15)
泰山脚下诗碑林	臧克家 (18)
家住书坊边	林海音 (21)
蓬莱抒怀	峻 青 (28)
我到了北京	冰 心 (33)
莫斯科河情愫	刘白羽 (37)
社稷坛抒情	秦 牧 (42)
荔枝蜜	杨 朔 (47)
海南杂忆	茅 盾 (49)
我心灵中珍藏的画卷	白 桦 (53)
惠泉吃茶记	姚雪垠 (55)
伊特拉山上	闻 捷 (58)
华山谈险	黄苗子 (65)
庐山面目	丰子恺 (71)
碧云寺的秋色	钟敬文 (74)

从这里到永恒

悲欢交织录 (外一篇)	三 毛 (81)
-------------------	----------

陕北论	高建群 (91)
一朵叫紫荆的玫瑰	
——六说香港	池 莉 (95)
通往格尔木之路	梅 洁 (106)
穿越南阳盆地	汗 漫 (111)
从这里到永恒	赵 玫 (118)
一百年前的南京	叶兆言 (124)
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迟子建 (129)
关于南京的闲话	王 干 (132)
山居记	韩少功 (137)
水墨周庄 (外一篇)	王剑冰 (142)
1970 年一头额穆赫索罗的驴	周凡恺 (147)
风雨壶口	高 创 (151)
圣地之旅	简 妮 (156)
火车开进野三关	叶 梅 (161)
中国人·美国人	刘 齐 (166)

如花似玉的原野

原下的日子	陈忠实 (175)
如花似玉的原野 (外一篇)	张 炜 (180)
大地的语言	阿 来 (185)
山南水北 (节选)	韩少功 (193)
一个人的村庄	刘亮程 (200)
种子的力量	梁晓声 (206)
河流的秘密	苏 童 (211)
土	梅绍静 (215)
生命里的村庄 (三题)	马步升 (221)
大江逆行	张抗抗 (229)
绵绵土	牛 汉 (235)
泥土的声音	陈 原 (237)
会唱歌的墙	莫 言 (241)
关中道情	黑 瑛 (248)

大地上的事情	苇 岸 (253)
在乡下坐公共汽车	毕星星 (268)
锈	彭家河 (273)
一条山河	唐兴顺 (278)

风流云散

养花	老 舍 (283)
菜花 (外一篇)	孙 犁 (285)
夜的抒情	黄药眠 (289)
枯叶蝴蝶	徐 迟 (296)
鸟鸣	端木蕻良 (297)
逼来的春天	冯骥才 (300)
春风	林斤澜 (303)
信天游	范 曾 (305)
凡眼瞩望星空	丁建元 (308)
麦天	王连明 (312)
卖苦草	薛尔康 (315)
穿过风景的旅人	人 邻 (321)
星云月三赋	孙 荪 (333)
羊的样子	鲍尔吉·原野 (341)

视觉的盛宴

北平年景

梁实秋

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北平远在天边，徒萦梦想，童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

祭灶过后，年关在迩。家家忙着把锡香炉、锡蜡签、锡果盘、锡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做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宫灯、纱灯、牛角灯，一齐出笼。年货也是要及早备办的，这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粗细杂拌儿。蜜供是早就在白云观定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地装着送上门来。家中大小，出出进进，如中疯魔。主妇当然更有额外负担，要给大家制备新衣新鞋新袜，尽管是布鞋布袜布大衫，总要上下一新。

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糕，这时节孝子贤孙叩头如捣蒜，其实亦不知所为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撤供，围着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

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儿、肉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积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

“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这是乡下人说的话，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做好东西，除了除夕消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

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直把人吃得头昏脑涨。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可以使你长期的不敢再对煮饽饽妄动食指，直等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除夕消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准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运地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做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

孩子们须要循规蹈矩，否则便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紧，任意地做孩子状。除夕之夜，院里撒满了芝麻秸儿，孩子们践踏得咯吱咯吱响，是为“踩岁”。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是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资，是为“压岁”。

新正是一年复始，不准说丧气话，见面要道一声“新禧”。房梁上有“对我生财”的横批，柱子上有“一入新春万事如意”的直条，天棚上有“紫气东来”的斗方，大门上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墙上本来不大干净的，还可以贴上几张年画，什么“招财进宝”“肥猪拱门”，都可以收补壁之效。自己心中想要获得的，写出来画出来贴在墙上，俯仰之间仿佛如意算盘业已实现了！

好好的人家没有赌博的。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但是过年则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么喝六，老少咸宜。赌禁的开放可以延长到元宵，这是唯一的家庭娱乐。孩子们玩花炮是没有腻的。九隆斋的大花盆，七层的九层的，花样翻新，直把孩子看得瞪眼咋舌。冲天炮、二踢脚、太平花、飞天七响、炮打襄阳，还有我们自以为值得骄傲的可与火箭媲美的“旗火”，从除夕到天亮彻夜不绝。

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搽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新年狂欢拖到十五。但是我记得有一年提前结束了几天，那便是“民国元年”，阴历的正月十二日，在普天同庆声中，袁世凯使北军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哗变掠劫平津商民两天。这开国后第一个惊人的年景使我到如今不能忘怀。

沿着澜沧江的激流

冯 牧^①

我们决定坐船到橄榄坝去。从允景洪到橄榄坝虽然并不远，水路旱路都只有八九十里路，但我们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从水路走。这不仅仅是因为顺流而下可以到得更快些，而且，我觉得，能够沿着澜沧江的激流和两岸奇峰连云、绿荫映波的热带景色，做一次赏心悦目的航行，这本身对人便是一个最大的魅惑。

我曾经有过许多次在江河上旅行的经历。我私下里得出了一个也许是有些偏颇的结论：只有当你在江河上航行，通过水光山色来观察那随时变化的景色的时候，才能够真正领略得到我们祖国锦绣河山的全部的丰饶和美丽。我曾经在气象万千的长江上航行过，为那烟波浩瀚，壮丽森严的奇景而流连咏叹，胸中充满了壮阔和自豪的情感。我曾经在珠江上航行过，沿着峰连壁立的两岸溯流而上，饱尝过那充满热带情调的秾丽强烈的南国风光。我也曾经在祖国边疆的许多不知名的小河中航行过（如像云南的南溪河和勐拉河），坐在精巧轻盈的独木舟中，在茂密的花丛和藤蔓间逐波而行，“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林碧峰青，触目成趣，极目所至，都是一片蓬勃的生气，胸中不禁激荡着对于祖国边疆的无限挚爱之情。

但是，我还没有探访过我们祖国最伟大的河流之一——澜沧江。

我曾经许多次地横渡过澜沧江。当载着汽车的渡船在钢缆牵引下缓缓横过江心时，巨大的船只在激流冲击下不停地颤抖着，使人立时感受到了澜沧江的不可抗拒的庞大的威力。远眺江面，似乎是波平浪静的，但平静的水面下却隐藏着胸怀叵测的激流。在夕阳的照射下，江心泛着钢蓝色的光亮，间或从水底涌出一

^① 冯牧（1919— ），原名冯先植。北京人。主要作品有文学评论集《繁花与草叶》《激流集》，散文集《滇云揽胜》等。

两个急旋着的涡流；浮在江上的朽树断枝，像箭似的被冲到远方去。这一片雄伟景象使人不禁感到：澜沧江啊，你真是一条矫健剽悍、深邃莫测的巨龙。

但是，我却没有真正探访过澜沧江，没有亲自沿着江流领略过它的雄伟的力量。

我便是带着这样一种得遂心愿的心情，坐着那种用柚木薄板做成的傣族的小木船，欣然上路了。

我们坐的小船，实际上只是兄弟民族所惯用的那种独木舟的变种。船身是窄长而轻巧的。旅客们坐在中央，两个船工分别站在船头和船尾，船小得像公园里的小划子一样，坐了四五个人，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和我们结伴而行的，还有另外两只小船，一只是为农场的拖拉机送柴油的，另一只则坐了一群到景洪来赶街的花枝招展的傣族姑娘。就这样，我们驾着一叶扁舟，驶向波涛滚滚的澜沧江。

小船刚一驶进江心，我们便感受到了澜沧江的威力。江心湍急地流向东方，小船一只接一只地向下游驶去，快得像离了弦的箭一样。烈日当空，在貌似平静的水面上，闪耀着万点金光。在我们眼前，好像是倏然闪过的电影镜头似的，出现了一个接连一个的美妙风光的绝妙画幅。江水忽而流过悬岸，忽而越过森林，忽而冲过木棉成林、芭蕉成荫的江心沙洲，忽而绕过掩映在密林深处的山村。有时我们穿过了一片浩浩荡荡、波平如镜的江面；有时我们穿过了一道群峰耸立、悬岸夹峙的奇险的山峡；有时我们驶过了一片波涛汹涌、水势陡急的险滩。不论江水流过什么所在，到处都遗留着澜沧江这位性格暴烈的巨人的愤怒的痕迹。岩石、陡壁、森林和山箐，都显露着一层层由于江水冲击而形成的灰白色的迹印。江心，时常从水底耸出一座座孤岛似的礁石和石笋，有的异峰突起，有的群集成阵，把宽阔平整的江面顿时分割成许多湍急如瀑的细流。江心和江岸的岩石都是黑蓝色的，经过了江潮的千百次的冲击，它们变得像金属一样亮，在阳光下，好像钢铁铸就般地在闪烁发光。

澜沧江的两岸是壮丽的，丰饶的。无论是山峰上，悬崖边，都密生着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密林都被丛生的藤蔓攀附着，缠绕着，许多参天巨树身上都披满了各种各样的附生植物，从树顶一直垂挂到江边，有的好像是串串璎珞，有的又好像是老人的长须。我还是第一次发现，那些生长在江边和崖壁上的树木，竟有着这样惊人的顽强的生命力量。随着年复一年的江水的涨落，它们所据以生长的土层都被波浪冲刷干净了，但它们仍然是在枝叶繁茂地生长着。许多大树的根，几乎全部裸露在外面，只有少数的根须依附于悬崖的石壁，在它们的树干上，水淹的迹印一直达到半腰，但它们仍然顽强地耸立着。在一块嶙峋的岩石上面，压着一块从山顶上坍塌下来的巨石，就在两块巨石之间的缝隙

中，就像衔在一张嘴里一样，生长着一棵亭亭玉立的巨大的杧果树，树上正盛开着黄色的小花，它的茂盛的枝叶，说明了它的旺盛坚强的生命力量。

但是，所有这一切，多半都是我在归途的航程中注意到的。去的时候，在疾驶如箭的航行中，我应当坦白地说，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行船的惊险和船工们那种举重若轻、履险如夷的高度纯熟技巧所吸引了。我还是头一次经历这样惊险的航程。在江上，我们的小船走得和汽车一样快。我觉得，我们的小船几乎是随时都有被惊涛急浪撞翻的危险。但是，在我们心目中的每一次难关和险境，在我们的船工的控驭自如的掌握下，都轻易地平安渡过了。和我们同舟共济的这两位傣族青年，不论遇见什么风浪、险滩、暗礁、涡流，总是那样地从容不迫、泰然自若，甚至在最紧急的时刻也还是在小声地唱着歌。他们有时摇着木桨，有时拿起竹篙。这两件平常的东西，在他们手中仿佛具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当小船被卷进一片凶险的旋涡当中时，只见他们不慌不忙地左摇几下，右摇几下，小船便马上顺从地划出了险境。

在九十里路的航程中，我们要经过三个危险的“溜子”，也就是险滩。这些险滩，实际上是由江面的突然的落差所形成的一段瀑布似的急流。从几里路以外，便可以听得见这些险滩的吼声，好像是沸腾的开水一样。这时，江面突然下降，黄绿色的浊流把一只只小船好像是一段段木料似的从上面抛下去。我几乎没有看清我们的船是怎样冲下去的，我只听见了一片水声。我们的小船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一下举到浪头，接着又扔到浪底，然后，又像是坐滑梯似的朝着下游疾驶而去。但是，前面也不是坦途，一座陡峭的石壁正笔立在急流冲去的方向，一个个浪头冲到黑色的巉岩上，又被撞得粉碎。难道我们的小船可能不跟着急速的浪头一直撞到那座悬崖陡壁上去吗？我们把一切都交给我们的船工了。他们的镇定，使我们不能不信任他们，因为即使是在这时，他们也还是在小声地唱着歌。果然，他们是值得信任的，他们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地轻轻拨动了几下木桨，我们的直奔石崖而去的小船，在离石崖一丈开外的地方，马上便驯顺地向右面改变了方向，就仿佛我们不是置身险境，而只不过是平静的湖水中行船一样。但是，我们的险境并没有完全过去。另外的险滩又在前面窥伺着我们了。在雷鸣般的波涛声中，一排黑色的高大礁石，像一排锋利的牙齿似的矗立在前面。在它们之间，浪花飞溅，汹涌澎湃，好像是开了锅的水。我们的小船又像个火柴盒似的被扔到了一片急浪和乱礁中间。但是，即使是在这里，我们的船工也仍然是不动声色的。他们左回右转，前划后拨，轻而易举地便把我们的小船从乱礁阵中划出，送到一片平静的春水当中来了。一直到这时，我们才舒了一口气，放松了紧握着船舷的双手，注意到四围的景色。群山被紫色的雾霭笼罩着，水面上翱翔着一群白鹤和沙鸥。江岸上，一群傣族姑娘

正在用三角网捉鱼。我们离橄榄坝不远了。我们的一位船工已经在大声向岸上的姑娘唱起情歌来了。

但是，我在这时却完全陷入到沉思中去了。从这两位朴质的船工身上我仿佛受到了深深的启示。这是两个普通的傣族青年，他们的身材并不高，但他们却具有着一种我们所难于设想的巨大的力量——能够驯服惊涛急浪的力量。澜沧江是一个性情凶险、桀骜不驯的巨人，可是，当人们研究和洞悉了它的一切习性和特点，熟悉了它的每一段激流和险滩、每一座悬崖和暗礁的时候，人们就变成了比它更加高大的巨人。当我们也能够像这些船工们一样，把自己的对手了解得这样真切和透彻，在我们前面难道还会有什么不可跨越的风浪和不可战胜的困难吗？

我的这个想法，在我们归途的航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和充实。

我没有听从人们的劝告，走旱路回景洪去。在橄榄坝的三天的愉快的访问，不但没有使我们感到疲劳，反而使我们更加充满了精力。我们必须坐船回去。如果说，我们已经亲身体会了这里的船工们的驯服波涛的惊人技巧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了解一下，人们是怎样地迎着激浪逆流而上，把船只划到上游去。

我们坐的是另外一只小船，船工是两位更加年轻的青年，这使我们在开始时不免感到有些惋惜。但是，过了不久，我就发现，我的一切疑虑都是多余的。澜沧江上的每一个傣族和汉族的船工，都值得我们同样地信任和钦佩。他们对于江上的每一块礁崖，每一道急滩，每一片浪花，都熟悉得像自己手上的掌纹一样。不过，虽然如此，在这样的水深浪急的激流中逆水行舟，却不像是顺流而下那样地从容和愉快了。可是，不久，我在我们的新伙伴身上，又发现了另外一种令人钦敬的特点，这些熟知水性的年轻人，不但有着在激流中行船的纯熟的技巧，而且还有着和惊涛骇浪进行坚韧顽强的斗争的坚强毅力。当我们的船逆流而上时，他们不大使用木桨，更多地用那安着铁尖的长竹篙作为武器。小船沿着江岸前进，他们用长篙撑住江底或者江岸的岩石，把船一丈一丈地、一尺一尺地撑向前去。波浪冲打着船身，船身抗拒着波浪。但是，人们终于还是显示了更大的力量和智慧。虽然我们的小船只能以比步行略快的速度向前驶进，但我们终究是在不停地前进着。一切波涛和涡流都不能使我们后退一步。可是，这得需要人们付出多大的毅力和机智啊！当他们把长篙支撑在一块礁石的一个圆洞里（这是被无数长篙的铁尖戳成的圆洞啊），用力把小船推到一丈以外的上游之后，马上便得把长篙急速地戳向另一块礁石的另一个圆洞里，不能有半秒钟的迟疑和延误。不然，船只便会被汹涌的波涛席卷而去，然后一切又得重新来过。但我们的船工一次也没有失误过。他们有时会从山峡中迂回一下，

从右岸划到左岸。但他们从来没有在激流面前退缩过，他们从来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手忙脚乱、束手无策来，而是一直保持着始终如一的顽强和敏捷，一篙接连一篙地把小船推向前去。他们从不环顾逡巡，便会知道在哪一块岩石上面有可以落篙的圆洞，哪一片浪花下面有可以落篙的礁石。当江面被一堆乱峰割裂成许多细流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决定从哪一条峡谷中穿过。他们对于一切水情和地形都了若指掌，他们的判断总是毫厘不爽的。

有时，当我们的需要通过一段瀑布似的急流时，便开始了一场人和自然之间的角力。我们的船被推到了沸腾的浪花中，这时，我们的船工们便利用水底的石隙，用长篙把小船固定起来，不让波涛把它冲走；汹涌的波涛不甘退让，猛烈地击打着我们的船身，企图把它抛到下游去。但是，它们一点也不能得逞。我们的小船在两根竹篙上面稳固地停留着。波浪疯狂地冲击着，人们一点也不示弱，用尽全力地支撑着竹篙；竹篙逐渐被压成了弯弓形，但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着。最后，波涛终于松劲了，威力减弱了。于是，人们趁着浪头与浪头之间的半秒钟的间隙，把船只胜利地推向前去，而且连续不停地把船撑到了平静的江湾里。歇憩片刻之后，我们又安然前进了。

就是这样，我们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峡，撑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滩，极其艰苦然而又是十分顺利地走完了全部航程。使我们多少有些遗憾的是：我们在归航的路程中虽然走了差不多一整天，但我们仍然没有能够恣意观赏一下澜沧江两岸的雄伟森郁而又妩媚动人的美妙风光。我们的船工的惊人的毅力吸引了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两岸的美丽风光，在我脑子里只是印下了许多断断续续的印象：一片片蓊郁茂密的原始密林；一块块整洁高大的甘蔗田；一群群彩色缤纷的江燕；水獭在礁石上啃食着一条大鱼；猴子在森林中泰然地摘食着果子；一船船的货物和旅客从我们身边飞速地掠过；随处都可以入画的、变幻万端的南国风光……而这一切，又都汇成了一个总的印象：在伟大的澜沧江的怀抱里，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片无比壮丽、无比丰富的大自然的面貌。

但是，人们比大自然更加壮丽、更加伟大。人们有着比大自然更巨大的力量。你看，和我们一同在澜沧江上度过了两个美好的日子的几位平凡的年轻人，在他们身上就蕴蓄着何等深厚、何等坚强的力量！他们熟悉澜沧江的一切，就像熟悉自己的母亲一样。他们掌握了澜沧江的一切奥秘，他们又有着劳动人民的另外一种美德——百折不挠、坚韧顽强的毅力。这样，就使这几个瘦小的傣族青年具有着那种可以使江河为之让路、山岳为之俯首的征服一切困难的坚强力量。

天山景物记

碧 野

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不断的山峦，像孔雀正在开屏，艳丽迷人。

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绿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云纱的时候，它像少女似的含羞；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又像年轻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

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

雪峰·溪流·森林

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焉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走平川，又快又稳。

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炎暑就远远地被撇在后边，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矗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下来，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激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到水势缓慢的洄水涡，却有鱼儿在跳跃。当这个时候，饮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

的粼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

再往里走，天山显得越来越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峰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丫，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穿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少飞来，只偶然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这时，如果你下马坐在一块岩石上吸烟休息，虽然林外是阳光灿烂，而遮去了天日的密林中却闪耀着你烟头的红火光。从偶然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上有的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

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嫩脂似的感觉。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巴掌。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微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

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

迷人的夏季牧场

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齐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

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楚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

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坠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嬉逐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骑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她们的爱情。